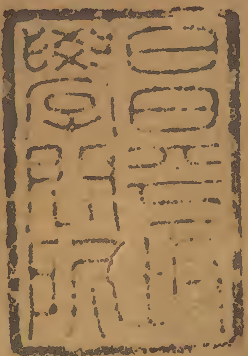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八百七十五之六

二百六十三



三〇〇	二	九	三	漢
冊	架	函	號	書
				門
				類

三〇〇	二	九	三	漢
冊	架	函	號	書
				門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63)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漢學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五

訟寃第四

南齊何昌寓宋末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

甚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風洽民聽世祖

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

冊府元龜 總錄部

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籍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蹙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闔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濶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溥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授慶渥若今日不蒙炤滌則為萬代寃冤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

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希神炤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瑩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骨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正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橫亡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纓衿明發懷古惟以琴



書娛志言忠孝行敦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
連黨構此紛紛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群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識飲涕王每
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
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
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
相求期心有素共方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
我與契濶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
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昭明封
殯卑雜寃冤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

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
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耶田叔不言
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有軫帝意豈非親
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
心跡弗申亦示海內無以理寃枉明是非夫存亡國
絕繼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
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
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荅日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
劉璉初爲宋建平王景素秀才景素被誅璉上書曰
臣聞曾子孝于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于其主而焚
于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
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于
晉公子殪之李牧比斬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
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志生事主漢
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
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左
於衆人加讒誦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

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
以歎歎樂奏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旋鼎啓運
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
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邪冒
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人獲麀知其
可爲傳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
不見色帳下進珎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
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安
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

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從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尉之逢蘆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也王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叅軍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

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案築直衞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栢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玆玩塵於笥篋無他夔私不耽內寵姬嬪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舉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

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方徵入
爲太嘗楚下人士竝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
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寃突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
而匍伏北關王若志欲屈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
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
山耆幼懷仁士應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在者毀正
搦絃爲鈞張一作百行坐劾捷皆生風塵會王季符
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攪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
遑懸離而誠分彌欵散情中孚揮跡滯素虞玩之術
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

稽降階外撫虞玩殷渙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
聽王若俯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
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旣彰群小之姦隱彌廣不盈
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竝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
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
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
司馬孫謙歸欵朝廷王若欲擬非覲寧當如此乎其
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
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
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

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抵祖因民情蹶蕩揚聲
北奔始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都還說掖門已閉
殊不知臺中安否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
弱志在投散水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讎
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諱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
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
抽刃而朱方七月朔故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
始乃鳩兵簡甲爾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
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
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

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
身滅之不恤猶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
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他故也請較
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
罪耶爲無罪耶若其無罪何故爲戮若其有罪討之
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
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凌喪智力無所用之
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
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
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

代修信凌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
寬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
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
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
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
光於萬乘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
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
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惛德臣懼方今之
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苻裔萬
世之後其能無汗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

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
此當霧然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冤
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迴風之卷艸也臣
聞鸛鳴臯埵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沉雲鬱冥但
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空欲
內不負心庶將來如王之意爾又不省璫後以母老
闕養拜彭城郡丞
崔偃惠景之子也爲始安內史先是惠景爲平西將
軍以東昏卽位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惠景不自安乃
起兵事敗伏死偃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

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嘗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隴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于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繇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緘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繇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雖在昆蟲艸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

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群臣有以臣言爲不可者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爾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迴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說曰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

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倖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于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寃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于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夙興夜

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

而頌聲作焉臣謹按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服

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

諱臣欽若等曰此武梁帝也

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

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

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空踰此哉而同知

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

爲陛下警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不

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

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

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丘二人誰以爲戮乎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不爲異臣竊惑焉加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爾夫惟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恐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臣爾

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伸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爾臣之所言非孝其父實忠其君惟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顛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驚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爾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俯鑒臣寃深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

蹠之客實可刺繇臣非吝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實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謂皆同殊者惟以成敗仰資聖朝爾臣不勝愚忠使群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倖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日具知卿冤切之懷卿門

昔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梁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宋爲奉朝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

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奉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疑巖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明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賜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嘗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

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屠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于陵閉關于東越仲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
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西泊
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炤景飲醴
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寃不愧於沈首鵠亭之
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
既炤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日出之淹至天監元年
爲散騎嘗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
後魏成淹爲著作佐郎先是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

軍青州刺史濟南王以獻文四年冬見誅初已渾專
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
叛時論寃之孝文太和中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
畧疆宇繇良將之功褒德崇庸乃聖王之務臣伏見
故征南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
父相資世曾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
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嘗伯去天安初江陰
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
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
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仗節一方威

凌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
原同時消潰縻溝垣苗相尋奔走及迴麾東掃道固
街壁盤陽梁劔肉袒請命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畧
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及青州尅
平文秀縛面海波清靜三齊底定逃彼東南永為國
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河濟息烽驚之虞開岱宗封
禪之畧關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
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耀
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
言惑聽傷痍未瘳合門屠戮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

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
勤於戎旅之際契濶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靜昏
亂方難旣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昇降六十之
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
望者乎自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
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
淪覆各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願陛
下揚日月之明炤勲臣之績使闔棺定謚歿有餘稱
仰惟聖明寢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孝文覽表
嘉愍之

李孝伯大武時爲散騎嘗侍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卒之日遠近哀傷有子安人第豹子於孝明正觀三
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嘗典興滅繼絕哲后
所先是以積德累終春秋許宥十世立功成業河山
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敷自天籠罩日城
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
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宴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帷
幄纒綵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
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
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

曰江陽之巡竒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
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
名嶽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非百靈先臣棄
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摺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
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摧圯先臣榮
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嘗倫爵封堙墜淮古量今實
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竝以
勲重先朝世繼絕祀或以傍親或聽第襲皆傳河山
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往蒙委遇運籌帷幕勲著
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越布

載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
之世先臣絕封於昭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
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
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曠
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
萬古爾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
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畧叙先
臣對問雖收脫畧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
載非但存益于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
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寘結草於千載矣

遂不得襲之

辛雄爲尚書三公郎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元匡與
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以大不敬詔恕死爲民
雄奏理之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奏三朝每蒙寵遇嘗
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
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斥安下
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群臣莫及
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
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
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繇緒與罪案不同也脫終貶

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志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史崔鴻爲三公郎中先是襲嘗山王素孫壽興爲中庶子因公事杖王顯顯後有寵於宣武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靈太后臨朝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揚侃華州刺史播子也播以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

劾削除卒于家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孝明熙平初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元遙爲冀州刺史時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刺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披雪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麗奪王爵橫授母兄子誕弼遂絕棄人事布衣蔬食而卒孝莊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陸凱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琇弟也琇以從兄敵事免官宣武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

曇和與尹作期薛繼祖等先諫河內琇聞禱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禱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于獄凱仍上書祈寃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宋遊道爲通直散騎嘗侍遊道河南尹李獎故吏也初獎爲河南尹元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雒陽出帝時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克不幸國言未

息河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實兼國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矜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禎幹往歲北海竊據負辰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雒旣被羈繫自拔無繇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惟命及皇輿反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賈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惟命免官亦旣

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
干戈時逢寃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
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
悅其猶郭默生亂劉喬懸首事乃權宐蓋非實錄昔
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
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故人見其若此久欲
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隴樹成行內手
捫心顧懷愧慨幸逢典聖理運惟新雖曰纂戎事同
翺華頗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
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忌輕率瞽

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
冤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隋段文振仁壽初爲行軍總管討嘉州亂僚文振謁
蜀王秀貌頗不恭爲秀所奏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
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
辛公義初爲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
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使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
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
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
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

侍郎

唐尉遲耆福後周相州都督迥之從孫先是隋文帝
輔政將有異圖迥不從兵敗而死武德中耆福爲庫
部員外郎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
之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事不得申文本詣
司隸稱寃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間雅人皆異之
其父竟雪繇是知名文本後爲中書侍郎
蘇安嘗冀州武邑人則天長安三年御史大夫魏元
忠爲張易之兄弟誣構繫獄安嘗抗疏申理元忠曰

臣聞昔者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
天下之善能除天下之惡若爲君主而不行此四塗
者必當神怒鬼呼陰鎔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
乎伏惟皇帝陛下懸象設教乘時致理非不欲褒進
良直屏黜姦佞蓋爲逆耳者寡順情者多陛下往日
革命之際卽能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旁求
俊彥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納諫之主陛下暮年以
來怠於政事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當今邪正莫辨
訟獄蒙寃豈陛下昔是而今非只爲居安忘危之失

也臣竊見御史大夫簡較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魏元忠秉直有文位居宰輔故履忠正之基
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如仇讎臣
伏見靈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
數年遂極隆貴自合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
以答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蒲
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代亂之法汙我明君之朝自元
忠下獄已來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者謂陛下委
任姦佞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
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

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
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爾今三秋屆節蕃中則馳馬
盛肥九州作貢天下則斂賦煩重以臣言之此已不
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儻刑罰失
中則遐邇變生臣恐四夷因之卽窺覘得失以爲邊
郡之患百姓因之卽聚結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
逐鹿之黨卽關而至亂階之徒中外嚮應爭鋒於朱
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欲何
方以禦之臣今爲陛下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
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

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
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
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棺於宗社安矣惟陛下圖
之臣雖微賤天性愚直未曾謁王侯將相亦不識元
忠易之之面豈此可親而彼可踈但恐讒邪長而忠
正絕伏惟陛下暫回天鑒察臣此心卽微臣朝志得
行夕死無恨疏奏不省易之兄弟聞之深共讎嫉欲
遣刺客害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彥範
著作郎魏知古保持獲免今三本亦無此句
敬讓開元中爲魏州長史其父暉則天時流嶺南武

三思恐其再用使侍御史周利貞往殺之至是讓爲
魏州長史利貞爲辰州長史俱欲奏事左臺侍御史
崔璋監殿庭揖利貞先進讓爲訶利貞受武三思使
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玄宗曰讓訶父
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讓奪一月俸利貞貶

邕州刺史

王駿爲朔方軍節度使時簡較太子左庶子魏元忠
爲張易之兄弟所搆左授高要尉駿密狀申明之
李勉以肅宗乾元中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
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晔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

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以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卽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
楊炎以代宗大曆末貶官道州司馬時嗣曹王臯爲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炎知臯事直及炎作相復以臯爲衡州刺史
韓潭以德宗貞元初爲夏綬銀節度初建中末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與所親言及盧杞姦邪杞聞之遂與王翊誣構殺之至是潭奏讓新加禮部尚書制命以雪崔寧之罪蓋嘗爲寧之將較也帝不許潭讓

官而詔寧許其家收葬
馮瑱夏州人翊之子也時節度使韓潭朝京師其監軍賈英秀在鎮挾誣捕節度推官王遊順冷典李縉朝以柳拉殺瑒瑒上寃上訴臺推得實遊順縉朝等坐曲法殺人皆下京兆府杖殺
穆贊爲濟源主簿時父寧任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叅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使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繇是知名

韋處厚爲翰林侍講學士敬宗初卽位宰相李逢吉
權傾天下翰林學士李紳性剛直每承顧問獨排邊
之逢吉怨紳與其黨共構貶爲端州司馬紳嫉惡太
甚又不能韜晦見附會逢吉者實如仇讎故雖以斥
遠猶爲朋黨之所甚忌時惟處厚頗不平之上疏曰
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屈尚輕臣受恩至深職
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
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典詢於人
情皆共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其錦彼譖人者亦
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

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也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陛下
猶宐洗滌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
生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
謂太輕蓋魯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
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
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讎盧
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
愚懇於是帝竟明其端

楊漢公爲司封郎中文宗太和九年兄虞卿爲京兆

尹以家人出妖言事下御史臺按鞫漢公并虞卿男知進等八人搗登聞鼓稱寃宣放歸私第

吳汝納爲河南府永寧縣尉以久不調挾怨附李宗閔楊嗣復之黨以謗李德裕汝納弟爲湘江都尉部人訟其賊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爲妻有踰格律楊州節度使李紳令觀察判官魏劄鞠之賊狀明白湘伏法及其獄上物議以德裕方爲相素憎吳氏疑李紳鍛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覆推據疑妄破稅錢糧計賊准法其娶百姓顏悅女爲妻是前青州衙推與楊州案小異德裕怒元藻無定奪奏貶崖

州司戶宣宗嗣位德裕爲太子太保分司汝納進伏稱臣弟湘去會昌四年任楊州江都縣尉娶故青州衙推顏悅女爲妻被都虞候盧行立等誣譖於節度使李紳遂下獄枷禁佑阿顏資從衣服作錢數豎稱正賊又豎顏悅繼室阿焦爲百姓奏狀稱是百姓阿焦女且女從父姓况嫡母已死今豎是阿焦女足爲加誣若父是百姓自有格律臣弟亦合不處死於時諫官上論差監察御史崔元藻爲制使重推知臣弟至寃文案文奏元藻下獄貶竄乞下臣狀於法司追盧行立劉群江都縣令張弘思元推官典崔元藻覆

推官典魏劄元壽等推勘卽知李德裕用情爲李紳
屈殺臣弟勅付御史臺推御史臺奏云楊州都虞侯
盧行立劉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
酒弄阿顏母焦司坐群自擬收阿顏爲妻妾稱監軍
使處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阿焦遂
密嫁女與江都尉吳湘群令押軍衙官李克勳不得
遮闌仍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
獄計賊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寃差御史崔元藻
案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
貶元藻嶺南取淮南案斷湘處死於是德裕等竝坐

貶官李紳已死追奪三任官誥

後唐劉贊爲中書舍人奏故天雄軍節度判官司空
頴頊事先朝實懷忠節止因誣搆遂至族誅今遇雍
熙乞垂昭雪疏奏不出

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爲河南尹時雒陽令羅貫
爲樂人強占稅戶譖於莊宗下獄考掠逼令招罪見
害天成二年澤爲倉部郎中因逢恩赦上表昭雪勅
河南縣是神州赤縣縣令乃明庭籍臣未審罪名便
當極法不削不貶不案不彰因枯木於廣衢抱沉寃
而至死衆人具見有耳皆聞何澤對宰雒陽委其實

狀今此伸屈直貢表章請雪吞聲以旌幽壤遂其冥冥下土非玄恩以不知蕩蕩無私俾輿情而共感宜加昭雪兼賜贈官其子或文行可稱便許錄

漢唐景思乾祐中爲汝淮巡簡指揮使屢挫淮賊而性忠恕所至能撫養民心歸之時史弘肇黷貨多羅織南北富商殺之以取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承京都薦託恃其有主希求無厭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卽令親吏殿三百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見便殺

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騎皆下馬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竝在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箱篋索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時景思別有從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

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寃橫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旣桎就路賴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陷卽斬之乃奏釋景思周揚瑛廣順中爲鄭州防禦判官瑛斷犯鹽人李思美處死思美妻王氏詣御史臺訴寃臺司追瑛鞠訊伏失人之罪省寺詳斷追奪見任官牒官當不盡櫛徵銅初李思美請屋稅鹽於本州關城內經過爲官所擒詰之伏罪獄成瑛斷之棄市王氏以夫所請官鹽不入州郭門與私鹽所犯有異訴夫之寃死瑛旣伏罪法寺據律以減等論合徒二年半以官當贖

李希用爲平山縣令罷官表訴從人諸葛知遇李澄乾祐中誣告殺弟太子太傅崧一家其二人見存乞推劾寃勅付府司勘鞠諸葛知遇李澄尋戮死

下懷藝之士比比出焉東觀之記斯為博矣鼎國之後何嘗乏哉至或按劾鬼神推步災異吉凶先覺禍福可移變化云為驚乎視聽蓋夫怪神之理聖人之罕言所謂民可使繇之非泯絕而不取也若乃極慮知變而不說於俗窮理造微而不達於道斯深於術數者歟

漢李少君故深澤侯人主方

侯家人主方藥

以祠竈穀道卻

老方見武帝

祠竈可以致福穀道辟穀食之道

帝尊之嘗自謂七十

能使物卻老

物謂鬼物也

其游四方徧諸侯人聞其能使

物及不死更餽遺之

少翁齊人以方見武帝帝有所幸李夫人卒帝思念

李夫人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

陳酒肉而命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還幄坐而步

夫人之神于帳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及致竈

鬼之貌云迺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見

之文成言帝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神不

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其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乙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

天神

樂大膠東人

王家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

東康王尚方

王方藥也

康王後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

乃遣樂大因樂成侯

各登史不書姓

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敢為人言曰臣

之師言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

可致也於是帝使驗小方關基自相觸擊是時帝方

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

四印

後漢尹敏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

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

郭憲以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位忽回向東北舍酒三澀

音異噴也

執法奏為不敬

執法糾劾

之官也

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比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解奴辜張貂不知何郡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繇門

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麴聖卿河南人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

編盲意

編姓名意

亦與鬼物交通

壽光侯者

壽姓也風俗通曰壽于姚吳大夫

章帝時人能劾百鬼衆

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得

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

必墜侯復劾之樹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
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嘗有數人
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鋤
爾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
驚曰非魅也朕相試爾解之而蘇

劉根者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
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神可顯一驗事不爾
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名
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

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
兒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
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
頓首流血請自甘罪根坐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
所在

景鸞廣漢梓潼人學河雒圖緯數上書陳救災變之
術

郎宗字件綬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
凶嘗負笈荷擔賣卜給食微服間行人莫得知

楊繇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

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繇繇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脯脯當作柿音孚廢切顏氏家訓曰削則托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屏肺字今俗或作肺或作為反脯之脯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繇可轉太守以問繇繇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繇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三行便空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請問何以知之繇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終于家

冷壽光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容成公者能善

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寫還精補腦也嘗屈頸鵲息鵲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山多白鵲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髮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

死於江陵

段翳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一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發



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菽
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生歎服乃還卒業遂隱居終于家

上成功者必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
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
沒云陳寔韓韶聞見其事

王輔學公牟傳授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
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
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李歷李邵弟之子好方術為新城長時天下旱縣界

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樊英南陽人也善風角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
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
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
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英既善術朝廷
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嘗也
安帝初徵為博士

樂巴字叔元順帝時為豫章太守土多山川鬼怪小
人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
壞房祀翦理姦巫房祀謂為房堂而祀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

頗為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

分風行船行者舉帆相逢已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嘗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

在郡內無復疾疫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正朝大會巴

獨後到又飲酒西方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

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

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

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

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

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高獲汝南新息人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郡

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在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

督郵

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明府當自北出三十里亭雨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許俊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

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大山請命

大山王人生死故詣請命

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

世

張楷蜀郡成都人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

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

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

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嘗諷誦經籍作尚書注
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趙彥琅邪人少有術學延熹二年琅邪賊勞丙與太
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

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仗鉞將兵督州郡合
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

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
門都安陽並近莒宏發五陽郡兵郡兵謂山陽
廣陽漢陽南

陽丹陽郡
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

陽兵到彥推道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
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隱身不仕靈帝時嘗遊隴西

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

羌所圍數重因留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

無復羌宐乘虛引出任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

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粹慎

焦董之識焦延壽
董仲舒宐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

徵會病終

費長房汝南人也會為京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

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



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

是遂隨從入浮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即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爾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療醫衆病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恚怒人間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爾汝南歲嘗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劾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

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主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又嘗坐客而使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徐登者閩中今泉州也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

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
大釘釘柱釘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
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競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

起二人遇于烏傷溪水之上水經注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之溪烏傷在

丹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七 十

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

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

禁樹樹即生萑

萑者揚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

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

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

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

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

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懷

梧支也懷懼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

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

炳乃

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

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

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

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膏

精氣不極視太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曹公所錄問

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

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三十餘年入烏舉山

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嘗乘青牛故號青

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

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

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三百餘歲

乃入玄丘山去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江鱸

魚爾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易為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斗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

喜

喜音許吏反

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

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及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

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

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

試君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

許

言何遽如許為事

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

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語卻儉等事

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茯苓其陵其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竝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鵠視

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竟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從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齊乃至于是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其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州求安期于海島釋金幣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予王與太子及于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嘗奉不過于員吏賞不加于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嘗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其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温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

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隻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氏樂大之徒也

吳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直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佯求索書驚言失

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大帝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帝問其法達終不語繇此見薄祿位不至

介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中作方埕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于埕中須臾

果得鱷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失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

姚光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士爨嘗病死已三日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指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嘗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繇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

房管輅不能過也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宐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噉咬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嘗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繇而得

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宐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中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宣城太守殷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南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

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
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
引參已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
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嘗寢處災當可
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木粉碎璞素與桓彝友
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
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
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
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
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

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戴洋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
託病不仕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
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珍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
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
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
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
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昭天
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爾導卽移居東
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相令史時

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劉裔鎮尋陽問洋曰我病當差否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命與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裔曰我當解職將

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裔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

卜瑒字子玉匈奴後部人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瑒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爾不爾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在此不過時月瑒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瑒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

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瑒遂隱於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瑒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瑒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嘗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瑒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瑒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瑒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瑒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陳訓爲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雒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大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尙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

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

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幸靈幼有道術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輪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逾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繇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

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已過足但部分未至爾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倚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自寂然有頃顧謂倚曰扶夫人令起倚曰老人得病累年柰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繇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

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壓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

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柰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南齊顧歡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術數多効驗以大

學博士徵不就
梁沈僧昭爲山陰縣令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

恣汝鳴卽便喧聒
後魏王早渤海南皮人明陰陽明元時喪亂之後多
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繇
是州里稱之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
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
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
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
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
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
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

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竝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
二家趙氏竟免太武圍涼州未拔遣騎召之及至詔
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
內必尅太武從之如期而尅時久不雨帝問早早曰
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
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孫紹明陰陽術爲右將軍大中大夫數曾與百寮赴
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
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
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

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北齊繇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嶽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宐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甚高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

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乃歸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爲文宣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遂歸隋初卒

綦毋懷文以道術事神武東魏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旗幟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宐以赤對黑土勝水宐改爲黃神武遂改爲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鍔數宿則成剛以柔

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卽知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孫正言嘗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矣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嘗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旣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

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宐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

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卽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爾湘東果釋用爲郡太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約往進見王僧辯于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

檀越室卽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鑱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今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今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採藥

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齟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

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
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
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
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
士後稱司徒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
先知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
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
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
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

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
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嘗言若不出口時有
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
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
法和是求佛之人尙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
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
至故救援爾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
食具大饌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
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

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元帝敗滅復取
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日後四
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
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才短乃
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文宣天
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
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
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爲郢州刺史
官爵如故蒞弟造爲散騎嘗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

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
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相見之備
三公鹵簿於城南二十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
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
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
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
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
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
奴婢二百人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
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

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
 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
 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
 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一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
 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
 驗若神高祖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

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嘗容借之河陰之役遵
 謂李業興曰彼為火陣我為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
 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封王以告遵
 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
 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
 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遂還岳至京尋喪
 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
 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
 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
 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嘗隱白
 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武成太寧
 中徵為尚藥典後主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
 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雛與
 子信坐對有鵲鳴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
 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
 有喚必不可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
 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雛但云勅喚永欲起
 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後周衛元嵩蜀都人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
 流武帝太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家受命竝
 有徵

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史竝不載官

唐師市奴方術人也武德七年市奴合金銀竝成高
 祖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
 皆學術唯苦黃白不成今為食器可得不死高祖晒
 之

明崇儼雒州偃師人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
 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

應封岳舉授黃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愈官至正諫大夫

葉法善括蒼人自曾祖三世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劾鬼神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固留在道場供待之甚厚時高宗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各合煉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真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繇是逐出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雜中士庶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

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魑魅於吾法所攝爾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遂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殆五十年嘗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比開元八年卒年九十桑道茂善太乙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待詔禁中德宗建中三年上言請城奉天爲王者之居外象龜形內列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

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之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莫知其故至四年十月避難於奉天方驗道茂之言

後唐廣微者華州僧也知術數末帝在河中廣微嘗密謂房嵩曰相公極貴然明年有大厄極危如得漈此厄事不可言明年果有楊彥溫之變

張濛岐州之瞽者自言知術數不龜不著言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元魏時崔浩廟時事否泰人之休咎濛若於神傳吉凶之言房嵩泥於事神酷信之末帝在岐陽嵩引濛謁見聞帝語乃駭然曰非人臣也令嵩

詢其時卽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嵩請解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嵩及濛見嵩來未交言先問嵩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有恩命其夜報至封潞王及帝被疑除鎮甚懼再三質濛初濛曰且爲備王保無患及王思同兵將至又召濛謂之曰爾言吾無患今天下兵來萃我城內無兵無食外無援助得無患乎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未及冠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及帝入雜受太后冊曰御明堂

宰相讀文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廻
視房曰張濛神言甲庚事不亦異乎帝令高共術士
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無人驅失主也
帝卽位以濛爲將作少監同正賜金紫

周沙門遇堯浙東人也世宗酷好點化之術遇堯爲
帝面致其事及覽其所爲則瑩澤可愛帝大嗟賞之
故令攻而爲器以賜近臣焉旣而賜遇堯紫方袍號
悟真廣濟大師

冊府元龜

